

# 12 | 文艺周刊

靳朝晖那天犯了迷糊。大半天,他仁立在南市镇益大街十字路口。正午的阳光刺眼,暑气蒸腾。恍惚惚间,靳朝晖感觉眼前的南市不像记忆里的那样——高高的楼,宽宽的马路和各式各样的店铺,使人目不暇接……靳朝晖甚至怀疑自个儿找错了地界儿。幸亏他扭头朝左边走,瞧见了矗立街口的玉清池澡堂子,确定并没有走错路。可他往右边走,发现淮海电影院不见了。靳朝晖固执地想,既然玉清池在,那么同一条马路上的淮海电影院就应该在,为什么有玉清池,而不见着淮海电影院?谁变戏法似的把它变没了呢?他的心凉透了——今儿几个好不容易跑出来,算是又白跑了一趟。

靳朝晖当然不明白他意识中发生了时空倒错,把此时此地当作了四十多年前——上世纪80年代的南市。当然更不知道这是他体内潜藏的一种病在暗中作怪,他心里别扭归别扭,却没想着想见的那个人。靳朝晖拖着蹒跚身影走到公交车站旁,在长凳上坐下,发呆地凝望着对面并不存在的淮海电影院。

印象中,他不久前曾走进淮海电影院售票处。售票处开个小门似的磨砂玻璃窗,窗口上方有个圆洞,洞口里一张漂亮的脸上笑容满面,长腿毛忽忽地望向自己。靳朝晖不由自主地笑了,尽管前头排了十几个人等着买电影票,他心里琢磨关芙蓉一准儿给自己留了票,所以不用着急,叭叭烟卷边抽边等。

关芙蓉是他的同班同学,初中毕业都分配了工作,靳朝晖分在了二轻局,她在淮海电影院售票。靳朝晖对工作不上心,吊儿郎当,隔三差五请假歇班,热衷于他的“副业”——倒腾“富余票”。现在售票处不在了,窗口不在了,熟悉的脸蛋也不在了。究竟哪儿出了岔子?

骄阳似火,烤得靳朝晖脑袋发晕,眼皮不听使唤地开始打架。不知不觉中,他在长凳上睡着了。似梦非梦,一切曾经确实存在着。18岁的靳朝晖早在小学毕业那年就开始倒卖电影票。淮海电影院属于甲级影院,专放二轮新电影。靳朝晖聪明的脑袋每每预测哪部新片子紧俏,便事先排队抢购几张或十几张预售票。等放映当场电影时,他晃荡于没有买到电影票的人群中,高声叫卖:“谁要富余票?”不少焦急等票的人围拢过来,以高出票价五分或一毛的价格争抢。靳朝晖很快卖光手里的电影票,钱往兜里一揣,愉快地吹着口哨回家。

那时候,靳朝晖倒腾的这类营生不叫“黄牛”,而称“卖富余票的”。靳朝晖卖富余票如鱼得水,得力于他有内应相助,正是女同学关芙蓉。关芙蓉不光长得漂亮,还通情达理,受了靳朝晖委托,经常给他留几张紧俏的电影票。靳朝晖受此恩惠,不报答觉得过意不去,就在影院对面的糖果店买袋大白兔奶糖,送给关芙蓉还人情。不料,这反倒把关芙蓉惹火了,她说:“瞅你这副小气样儿,我念在同学情分上帮你,用得着你小恩小惠吗?看往后我还搭理你不?”靳朝晖见她误会了,便抹着额头上的汗珠解释:“我总麻烦你,得了实惠,论理我该报答你嘛。”关芙蓉干脆用仨字儿撇他:“用不着!”

靳朝晖不属于“合适憨厚”那种人,懂得知恩图报。而他,他固执地采取另一种方式报答。关芙蓉家住相邻的鸟市胡同,他爸爸早已过世,与母亲相依为命,家里没男人,重活儿、累活儿全靠关芙蓉一人支应。从某一天开始,靳朝晖担负起关家搬蜂窝煤、换煤气罐、买米背面的重任。街坊邻居发现关家突然出现了个男生的壮伙儿,满头大汗地忙里忙外,都以为关芙蓉交了男朋友。他们对关大娘说:“你家姑爷真勤快呀。”关大娘悄声答道:“嘛呀,八字还没一撇呢,小蓉刚领家来的。”街坊孙婶又说:“看面相、胖瘦,两人挺般配。”关大娘接茬儿道:“他俩名字也合——芙蓉国里尽朝晖嘛,倒像是有缘。”一旁,靳朝晖也听进耳朵里,脸顿时红了。

日子像漂浮在水上的落叶,一叶一叶流走。靳朝晖照常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地上班,天天在淮海电影院售票处找关芙蓉倒票,开场前去大门口叫卖富余票。生活终于有转弯的时候,一天,他发现售票处换了新人,关芙蓉不在售票口。她病啦?靳朝晖赶忙跑到关家。关大娘笑眯眯地告诉他:“小蓉在班上呢。”靳朝晖又奔回来,瞧见关芙蓉站在电影院门前检票。他退出人群,躲到一边抽烟。

等电影开场,关芙蓉正要关门那一刻,靳朝晖上前找

住她,问道:“你怎么把门检票了?”关芙蓉反诘道:“革命工作不分贵贱,你甭问。”靳朝晖略带愧疚地说:“是不是你为我‘走后门’犯了错儿,罚到这儿来检票?”关芙蓉说道:“哎呀,我们轮岗,备不住哪天我还回售票处呢。跟你没关系,少瞎琢磨。”靳朝晖转身离开时,关芙蓉唤住他,一本正经地说:“朝晖,你一个男子汉应该好好工作,别再卖富余票,没出息。”

关芙蓉的话刀子似的捅进靳朝晖心窝,他低头不语。关芙蓉感觉话重了,又说:“朝晖,我真希望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”靳朝晖似乎听懂了,讪讪地走开。

有志者事竟成。靳朝晖有囊有气,回工厂踏踏实实干活,主动加班加点,在厂子“比学赶帮超”活动中获得了先

## 当你老了……

吕舒怀



进。他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,真没时间再去淮海电影院逗票,也抽不出工夫去关家帮忙。尽管如此,仍有一根线牵着他与关芙蓉。年底,靳朝晖被评为公司先进个人,戴大红花、上光荣榜。他打算向关芙蓉显摆一下,骑车直奔淮海电影院。正值进场放人时刻,关芙蓉忙着检票,猛然瞧见了靳朝晖,遂迎过来,逗他说:“老没见你,改邪归正不卖富余票啦?”靳朝晖牛气哄哄地说:“听人劝吃饱饭。上次经你教育我回厂上班,没费多大劲儿我就成了公司先进。”关芙蓉抿嘴笑:“吹牛吧你。”靳朝晖从怀里掏出一张先进模范合影照,指着最后一排,急赤白脸地说:“睁大水汪汪的大眼睛仔细瞅瞅,那不是本人?我能蒙你吗?芙蓉,我现在应该算‘优秀’了吧?”关芙蓉凑过来低头细看,前额垂落的刘海轻拂着他的脸庞。

关芙蓉显得比朝晖还高兴,说:“向你学习!希望你加把劲儿当上市劳模,登上北京天安门观礼台。”靳朝晖假模假式地谦逊:“我试试呗。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,靳朝晖真是努力,年底不但评上局级先进个人,还“以工代干”调到生产科。他改不掉爱显摆的毛病,特意换上新买的制服前去向关芙蓉炫耀。路过慎益大街街角食品店,靳朝晖进店买了板巧克力算作见面礼。当他充满玫瑰色想象找关芙蓉时,在淮海电影院售票处和大门口都寻不到老同学。也许是她今天歇班?靳朝晖转身跑到家,不料撞了锁。愣怔当口,把他错当关大娘姑爷的孙婶对他道:“夏天最热的那几天,关大娘犯高血压,邻居帮小蓉让你妈住进医院,没几天人就走了……”靳朝晖道:“孙婶,那关芙蓉在哪儿?”孙婶说:“搬走啦。听说小蓉辞职,自个儿下海单干了。”靳朝晖心气一落千丈,照巧克力狠狠咬了一口,又喷出来:“呸!嘛玩意儿,这么苦!”

靳朝晖不愿相信关芙蓉融入茫茫人海再难相见,那好比他的生活空瘪了一半。在之后的许多年里,命运给了他几次同关芙蓉“巧遇”的机缘——

第一次:不久后的一天,公司派辆面包车送靳朝晖去局里开生产调度会,车子经过滨江道时,他发现一个熟悉身影,烫着“靳羽西”那样时尚的发型,坐在街口摆摊卖化妆品。那不是关芙蓉嘛?只怪车子飞驰而过,他扒后车窗凝视良久,直至面包车拐进另一条马路。散了会,已近黄昏,靳朝晖拎起起草革公文包赶紧赶到滨江道口,却是人去影空……

第二次:几年后。靳朝晖新婚不久,小两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电视里正播放新闻节目——某职工业余大学毕业典礼。节目也就短短几秒钟,但他还是吃惊地捕捉到关芙蓉的影像——她坐在一群成年学生中间开心地笑,画面转瞬即逝。靳朝晖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。新媳

妇嗔怪道:“干嘛呀,一惊一乍的?”他顿时没了脾气,喃喃道:“我上冰箱拿听啤酒吗……”

第三次:又过了如许年。靳朝晖刚当上公司总经理,随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洽谈会。那天,他经过登机桥时,无意间朝下面停机坪瞥了一眼,蓦然瞧见关芙蓉从另一架飞机上走下来,穿一袭米色风衣,手中拉着旅行箱,风中她长发飘飘……靳朝晖在想:她这是旅游归来,还是回国探亲?

第四次相遇更短暂、更意外,记不得哪年了,仿佛并不遥远。那天乌云翻滚、大雨将至,靳朝晖匆匆跑进超市买菜。当他推着超市小推车刚走入大门,猛然间被什么所触动,扭脸回头望去,只见关芙蓉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,拎一兜水果跨进街边的轿车。他打算张嘴唤她时,轿车已然疾驶而去……靳朝晖有些忧虑:难道她如今仍然单身一人?第五次好像近在眼前:春节前,靳朝晖搬了新家,一套临街的二居室。外面纷纷扬扬飘起雪花,媳妇和孩子正在酣睡,四周一片寂静。他站立阳台上,呼吸着清新空气,遥望空阔无人的街道。这时,一对母子跃入眼帘。女人穿着红色防寒服,身旁的男孩背着提琴盒,两人边走边走向马路尽头……靳朝晖眼窝湿润了,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——老同学可有了幸福的家。

靳朝晖总觉得命运故意捉弄他,多次与关芙蓉擦肩而过,竟没机会跟她搭上一句话。“大爷,您醒醒……”靳朝晖耳边响起女人轻轻的呼唤声。他睁开眼睛,才发觉自个儿躺在地上,大概睡熟时从长凳上溜下来了。女人搀扶着他颤巍巍站起,重新坐回长凳上。女人关切地询问:“大爷,您不是高血压吗?要不要上医院瞧瞧?”靳朝晖喘息片刻,朝女人摆手:“不用,我身体挺棒。”这时,他抬起头,突然惊叫道:“你,关芙蓉?”女人惊讶地倒退几步,说:“大爷,您认错人啦,我不姓关。”靳朝晖猛地扯住女人的衣袖,声泪俱下:“关芙蓉啊,我找了好多年,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,老天有眼啊……”

女人竭力想摆脱他的拉扯,可靳朝晖的手顽固而坚定:“我是靳朝晖呀!记得吗,咱俩中学同班同桌,你在淮海电影院卖票,我找你订票;你鼓励我做优秀的人。你怎么把这些都忘啦?真是的。”女人满脸惊惶和迷惘:“大爷,您多大岁数?我比您至少小三十岁,怎么可能是同学呀?您真认错人了!”两人纠缠不清。恰好,一辆警察巡逻车路过这里,将他们带到了派出所。

在派出所,警察隔开两人,分别进行询问。那头,女人掏出身份证证明自己身份;这边,警察耐心劝导靳朝晖。他一直坚持说并没有认错人,唠唠叨叨地述说这些年对关芙蓉的思念。警察瞧见靳朝晖胸脯缝着块布,上面写着姓名、家庭住址和家属手机号。警察安抚一番后,到外面去打电话。趁警察不在身边,靳朝晖脑海里萌发出一个念头。

他借口撒尿,偷偷溜出了派出所,转个大圈儿找寻到一家超市,进店买了一板巧克力,返身又折回派出所。靳朝晖拉开房门那刻,意外听到儿子大伟的声音。他止住脚步,伸耳朵细听。

大伟正向那女人道歉:“对不起。不瞒您说,我爸他老年痴呆,一会儿明白,一会儿糊涂,经常出门走失,光麻烦警察三番五次地回家。家里着急不得气不得,叮嘱咐少出门,他哪听啊。一时没看住,他又跑出去啦。我爸认错人了,给您添多大麻烦。您别在意啊,他犯病了呗。”

女人倒是通情达理:“没关系,我理解。老年人患上这种痛苦咱管,不清不白是何时,认不清亲人和生人。你父亲把我认作叫关芙蓉的女人,大概我跟她长相差不多?”

大伟惭愧地说:“不知道。姓关的女人我没见过,常听我爸念叨她。嗐,人老了,又患痴呆,琢磨一出是一出。您多包涵吧。待会儿我让他当面给您赔不是。”女人连忙说:“不用,不用。人没走丢就好。”

刹那间,靳朝晖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,仿佛从长梦中一觉醒来。他自问:我真的是老了吗?犯迷糊了吗?可为嘛忘了一些人,有的人还记忆犹新?是啊,我将今日的新南市,当成四十多年前存储在记忆中的旧南市,把素不相识的女人当成关芙蓉,丢人丢丢了?丢人!他觉着自个儿没脸,心存的臊臊情愧更没脸。人生犹如一场梦,似真似幻,唯有记忆才是最好的证明,证明人这一辈子最在意的东西仍在心头,只可惜时过境迁、物是人非。靳朝晖握在手心里的巧克力,慢慢地融化了。

虎行风,龙行雨,天降大雨为福海送行。而且,这一下就是连绵久,一路甘霖护送福海去了天堂!

福海叫我“姐”已有几十年了。近年来,因我步入高龄又多了个字儿——“老姐”。文化界的朋友们,则始终叫他“福海儿”,儿化音表示亲切,几乎没人称呼他孙书记等官职,这可能是被文化人如此称呼的为数不多的正局级干部。

一个简单的称呼意味着什么?说明书生们以他为知己、同类、朋友乃至哥们儿,而不只是一位让大家客套地尊呼官职的官员。福海是罕见的全才:长得漂亮还精神,漂亮分两种,单纯的俊漂亮那只有生物学意义,而有精气神儿的内涵方为上品。

智商奇高,情商更高,口才奇好,笔才更好。一般情况下,具备这么多优秀的人容易自恋、狂傲乃至刻薄。福海一样都没有,他心地善良、仁厚悲悯、待人热情、乐于助人、讲义气、重信用,谁有了困难都先想到向他求助,他也总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,尽心尽力提供帮助。

虽说已是古稀之年,但如今百岁老耆大有人在,我还是不能不挥泪怨上苍:天妒英才!能和福海结下几十年友情,乃我人生之大幸。老典故讲究“一字师”,他给予我的指点,“万字师”也打不住了。我这人比较极端,明白的事儿特明白,不明白的事儿又一塌糊涂。单看写的文章挺机灵的,但在处事方面却是个傻瓜笨蛋。21世纪初,我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那段时间,对申报立项、体制编制、管理体制等,丝毫不摸门儿,见天儿给福海打电话请教,他都一五一十地给我“扫盲”,一件事、一件事地具体出点子,就着手把手教我怎么做。我隔三差五把电话都快打爆了,也没给过他一分钱咨询费,可他从来不厌烦。他图啥?讲的就是个义气。

如果说我也报答了,那就是在他当官儿当得正带劲儿时,我报以一段诤友忠言:“你本来是业务内行,如今从政了,但我劝你及早使自己兼具专家身份,多发文章,出几本书。要写出文坛和出版界真正认可的水平,不能是官员文章官员书。单打一的官员别看在位时呼前拥后的挺风光,一旦退休茶就凉了。对我们这些作家来说,退休不退休没多大区别,心理上也没啥落差。你思维这么活跃,生命力这么强,退休以后受不了无所事事的日子。不如及早多积累些作品,才会终生有事干,只有生活充实才永远不会觉得冷清。”

想不到他真听劝心里去了,说干就干,神速地找到了他专长的独特题材——相声趣史,很快就出版了《逗你没商量》(嘛叫天津人)《不用偷着乐》(铿锵竹韵抒真情)《笑死你的相声圈》《爱你很容易:相声界的台前幕后》《永不落幕的相声大师常宝霆》等畅销书。

去年,他的新书《乾隆拜蓟州》举办首发式,他签名售书,姜昆、李金斗、李伯祥、魏文亮、王佩元诸位相声界名流都来站台助威。他打电话喊我去凑热闹,我从蓟州驱车专程赴会。因我做过心脏换瓣手术,这几年一直蛰居蓟州,没打过疫苗,也没“阳”过,为了健康不参加任何聚会。

接了福海电话,我对老伴儿说:“必须去,死也要去!”因为前年在蓟州九龙山,我目睹了他这个癌症病人,每天以写万把字的速度,创作出《乾隆拜蓟州》的情景。自打患上令人畏惧的病症,他表现出了超常的坚强、勇敢、乐观,一边四处问诊、问药,与医生配合做各种治疗,一边坚持写作,笔耕不辍。我到蓟州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康养基地小住,那里林木繁茂,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。他听我在电话中一说,也住去了一个多月。我们在一座山坡大楼上寄宿,在同一食堂用餐。用餐时,愉快聊天,然后各自回房间写作。

或许他早已腹稿成熟,一边自熬中药,一边在一方小平板(其实是大号手机)上录音,这个设备有语音自动转成文字的功能,然后他再作加工润色。因功底深厚,他出口成章,通顺流畅,再加上相声演员出身的他口齿清楚,字正腔圆,电子软件的辨识度很高,稍加整理即成好文章。

他如此神速令我艳羨不已,我因上小学太早,没学过汉语拼音,至今不会敲电脑,仍然一笔一画地手写文稿。要叫我靠口述录音也绝无可能,说话,不如想得深刻,只有静静地潜沉脑海才能写作。

如今我才意识到,他去九龙山只是为了多吸些氧气,保持体力完成写作,冰雪聪明的人,怎么会不知道负氧离子是治不了他那病症的!他完成大作后想放松一下,小雨后天开车拉着我和老伴儿去逛山景,绕着穿芳峪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。我们那天都非常高兴,在山区林荫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,细雨蒙蒙,云雾缭绕,他谈笑风生抒发文人浪漫情怀,哪个像与病魔搏斗了五六年的老人!

时过两年,昔情昔景历历在目。泣别贤弟,我这才想到,那天的仙境充满了馈赠:雨中行,预示着如今他的天堂之路雨中行。穿芳峪,多么优美而富于动感的地名,花香果林香草香,一个“穿”字,便让穿芳弥漫流动飞扬起来了!穿芳留名的福海贤弟啊,你的人,你的心,你的书,你的节目,你的音容笑貌,穿芳万古,永不泯灭!

2024年7月30日于蓟州山居夜雨中

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八八期

前些天回老家,到院子前方的脚屋取物件,发现那辆自行车不见了,只留下两只轮胎挂在墙上,随之消失的还有那根系在车头管上的红布条。想不久前时间母亲和姐夫夫妇在收拾脚屋时,见那辆自行车闲置在那里挺占地方的,便将其拆散处理了。

记得,购买那辆自行车时,我读初一。当时,这辆车是父亲自己骑的。他在离家三四里的厂里与人合伙开大型拖拉机,每天需要进出好几回。但事实上,他骑不了不到一年,见开大型拖拉机赚不了多少钱,就远赴上海松江打工去了。那辆自行车便成了我的“专车”。

可好景不长,我骑了没多久,摔了一跤,还撞翻了一对骑自行车的父子。那次“事故”,导致我考上寄宿高中后即使每周最多回家一趟,父亲也不允许我骑车。直到高三,交通实在不便,家里才勉强同意。而在我骑车之前,父亲在车头管系上了一根红布条。

高中毕业后,我断断续续在老家待过近五年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几乎每天骑那辆车,伴随我骑行的总有一根红布条,它系在车头管上,迎风飘扬……自然,那红布条是需要经常更换的,因为随着时间流逝,风吹日晒雨淋,红布条容易褪色、变脆。后来我在杭城定居,每买一辆新的自行车,父亲都会系上一根红布条。每当老的红布条泛白脆裂了,他就会换上一根新的。有那么两三次,我看到他在专注地系,但从来没有问过他,为什么要系上红布条。他呢,也从来不说。

## 父亲的红布条

卢江良



最近十多年,我改骑电动车,可能考虑到车头管太粗,系上红布条不雅观吧,父亲才终止了这一举动。不过,他换了一种形式。比如,他和母亲来我家住,每次送我出门,总会叮嘱“宁可慢一点,宁可骑‘路上一定要当心’,哪怕在电话里,也总是如此嘱咐。其实,不仅在骑行的路上,在人生的旅途中,他同样不忘为我系上“红布条”——当我迷茫的时候,他开导我;当我消沉的时候,他鼓励我;当我失败的时候,他安慰我;当我胜利的时候,他祝贺我;当我懈怠的时候,他鞭策我;当我骄傲的时候,他警示我……也许,因为父亲那些“红布条”的“保驾护航”,我一路前行,从农村来到了城市,由一名高中毕业生成了一位写作者。然而,面对掌声和喝彩,我的内心总有一份愧疚,觉得父亲付出太多,而我却从未为他做过什么,总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给他系上一根“红布条”。

父亲七十四岁那年,因腹部难受加剧,被我们送至医院急诊,结果被误诊为淋巴瘤,在留观室待了三天,转至病房时,因心跳骤停,送重症监护室抢救。父亲昏迷的日子里,我无数次默默祈祷:愿缩短自己的寿命换取父亲生命的延续!

然而,事与愿违,最终,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。就这样,在我将近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中,父亲为我系了无数“红布条”,而我却一根也未能为他系上。之后的几年里,尽管我再也没见过父亲系的红布条,可每当想他时,总有无数红布条在我眼前飘扬……

周五,问起同事双休日有什么计划,同事说,去老爸妈那儿,吃顿老妈做的饭,再陪老两口出去转转。现在看,这或许是最普通的周末安排了,但对我来说,却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了。细想,作为子女,父母都健康康的,平时多去看看他们,该是多么幸福,多么惬意的事啊。

同事的周末安排,让很早就失去了父母的羡慕不已。懵懂的记忆中,母亲身材高大,表情永远是严肃的,不苟言笑。母亲家境不好,她的父亲早逝,她姥姥便改嫁到了河对岸的姥爷家。母亲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,她从小就特别懂事、特别孝顺,二十岁时,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父亲,开始了极为辛苦的一生。

那时候,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,人们下地劳动实行记工分,干一天活最多可以挣到十个工分,我家孩子多,能挣工分的劳力少,分得的现金、粮食也就少。生产队给母亲安排的活计,是喂养队里的十几头牛和七八匹马。别小看这些牲口,它们可是生产队的宝贝,耕地、播种要用它们,拉车运输要用它们,拉磨和灌溉也要用它们,用现在的话说,它们是队里仅有的动力能源所在。那时候没有汽车、拖拉机,这些牲口如果照顾不好,生了病,就会大大影响庄稼的种植和收获,影响到给国家交公粮和全生产队人员的吃饭问题。喂养牲口是个技术活,也是耗费体力的,所以工分也就比较高,达到了十分。那时,母亲身体好,心也细,为了争取到这个活计,母亲提前向队长反映了家里的实际情况,队里非常理解和照顾。

村里共有四个生产队,每个生产队各有自己的牲口棚,母亲是四个生产队喂养牲口的唯一女社员。她深知牲口的重要,同时也很好强,不想被其他生产队的男社员比下去,在喂养牲口上下就格外地精心。

牛和马都需要大量饲草喂喂,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,铡草、背草、拌料、担水,给三十多头牲口准备“早餐”,这些牲口要在八点钟前吃饱喝足。八点半生产队全体集合,队长派工时要用这些牲口下地干活。没有喂养过牲口的人,体会不到这个活计的劳动强度有多大,单单一顿“早餐”的草料就有好几筐,需要人工劳作。牲口喝的水,也得有二三十桶,要从两里地之外的水井打上,挑过来,冬天时还要把桶里的冰块捣碎融化。九点钟,所有牲口都下地干活了,母亲就要进入下一个工作环节——打扫、清理牲口棚,一锹一锹地把牲口粪便铲

到平板车上运走,拉到村南边的地头,再拉一车一车的干净土拉回到牲口棚,均匀地撒到牲口棚的地面上,让干活回来的牲口有一个干净的休息环境。这些粪土加起来也要二十多车,每车有二百多斤。

母亲清理好了,已接近上午十一点。中午,牲口下地回来了,母亲要给它们喂草料、喂水,还要清扫它们身上的灰土,用温水冲澡,以便下午能有足够的体力干活。下午两点,牲口耕地、拉车去了,母亲继续重复和上午完全一样的工作,铲粪、换土,准备牲口晚上的草料和饮水。晚上九点,母亲要再去一趟牲口棚,检查草料情况,清点牲口数量,关门、锁门。直到晚上十点,一天的出工才算结束。

一天下来,母亲付出的劳力无法计算,只记得她经常是回到家里都猫着腰,脸上总是冒虚汗。父亲多次试图劝她别干这活计了,但母亲没有听父亲的。生产队长也想让母亲去换个轻松点的活,倔强的母亲也没有同意。说实在的,这个活本来就不是女性社员所能胜任的,但母亲责任感很强,她认为自己累点,能把牲口照顾好,生产队能收获更多的粮食,一切都值得。她也有点私心,想多挣些工分,多分点粮食,让孩子们少挨饿。

生产队给父亲安排的活,是打理生产队的菜园子,队里大大小小近二百口人的吃菜问题,都是由父亲负责,这也是当时有技术的活计,工分也比较高。一年下来,父亲挣五千多个工分,母亲也是五千多个工分,工分总数看起来不少,可全家八口人平均下来就不算多了。母亲精打细算,一分钱、一两粮食,都尽可能用在孩子们身上,在父亲母亲的呵护下,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快乐幸福地成长。母亲心里有我几个孩子,再有就是比她大多多

岁的丈夫,唯独没有她自己,她也不心疼自己。由于长年累月操劳、过重的体力劳动,加上粮食不足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,母亲患上了肝炎,家里没有富余的钱,她也不想为此花钱,便自己硬撑着,说这没病,忍忍就好了。

母亲没上过学,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,她想尽可能多地省点钱,让孩子们都能多读书。那时大姐十九岁,二姐十六岁,三姐十三岁,哥哥十岁,我七岁,弟弟五岁,都正值读书的年龄。殊不知,母亲的病到底还是被耽误了,一步步恶化成了肝癌。她经常疼得难以忍受,大姐就把盐粒炒热了,敷在布袋子里,敷在肝脏位置,用以缓解她的剧烈疼痛。记忆中,母亲没有去过省城医院,没有去过地区医院,唯一的一次去县城医院,还是父亲用板车硬拉她去的。

疾病无情,母亲没有熬过那个多年未遇的寒冷冬天,在年底一个飘着雪花的深夜走了,离开了丈夫,离开了她挂念的六个孩子,我们的哭声响彻了雪夜。母亲走得那么匆忙,又那么让人心酸,母亲当时用的棺材,还是借用邻居爷爷为自己准备的木棺材。家里条件实在是不好,母亲操劳一生,都没能用上一口木质棺材。那几天,雪一直在下,大片大片的雪花染白了大地,封存了母亲的爱,更浸湿了我们的心。

每年的四月,窗外的杏花按时赴约。我骑上单车,来到郊外流向家乡的那条小河边。河的两岸,草色渐浓,蒙蒙细雨处,灼灼杏花缀满枝头,粉红雪白,灿若云霞。春雨、杏花、石板路,轻风细雨,游人如织,或踏青赏花,或踏花思人,我便是后一种。一花一世界,草长一世情。每此时此地,我都会想起母亲。母亲去世时还不到四十五岁,她的一生正如这杏花,花期虽短,但渲染了春天,延续了生命。我俯下身来,将一只纸折的小船,放入刚刚融化的河水中,风掠过水面,小船径直驶往家乡的方向,那里是我的故土,那里是母亲长眠的地方。

记忆中,那个飘着雪花的失眠之夜,母亲艰难地抬起手,为我抹去眼角的泪花,孩子别哭,母亲不会走远,雪花纷飞时,就是我来时了。抬头仰望天空,杏花和着不知何时飘来的雪花落到我的额头,一如母亲对我温柔的抚摸。天上的雪花不说话,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

不经意间,雪花、杏花揉碎了泪花,沾湿我对母亲无限的眷恋。

本版配图 张宇尘